

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·青春之我



大海无言，系上责任。



五月，蓬勃向上的季节，青春的季节。每当这个季节，总有人们努力探寻青春的内涵与价值，描绘青春的绚丽与多彩。诗人笔下，青春是“一本太仓促的书”；经典旋律中，青春是“一只一去不回的鸟”。驻守远方的军人心中，青春却是坚守的执着、无悔的选择，是“一团燃烧在胸膛中的火”。青春难以定义。冰封雪裹的高山上，风高浪涌的海岛上，每名官兵的青春都值得被铭记。那些守护边关冷月的军人，普通得就

像喀喇昆仑的山石、汹涌东海的浪花。然而，正是那一块块平凡的石头，筑成祖国一道道屏障、一座座界碑；正是那一朵朵普通的浪花，托起一艘艘战舰乘风破浪。“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。”捧读他们的故事，总能收获一缕春风；读懂他们的内心，就是读懂一簇精神的浪花，读懂了一种坚强、一种担当、一种刚毅、一种平凡中的伟大。这个五月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边防一线，感受新时代戍边军人的青春风采。——编者

边关风

登上青春的雪峰，成为更好的自己

王双温凯华 杨子毅

海岛水兵的平凡生活

本报记者 王雁翔 段江山

“我是一个平凡的没有故事的人。”在祖国一座远离大陆的海岛上，海军二级上士刘浦看上去内向而腼腆。他想了一会儿说：“我就讲一讲自己第一次出海的经历吧。”

那次出海，风急浪大，刘浦因为晕船，在值更岗位上吐得昏天暗地，感觉随时都会晕过去。报务技师提醒他：“你现在在值更，绝对要保持清醒！”

刘浦咬着嘴唇，掐自己的胳膊和腿，不停用疼痛提醒自己在岗位上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报务机发出一个不易觉察的声音，还没等刘浦反应过来，休更睡觉的报务技师像弹簧似的，猛地从铺上坐起来，一查看，果然来了新报文……

那一刻，报务技师的反应让刘浦突然警醒，海上执行任务“睡觉也要睁一只眼”不是传说，更不是空洞的口号。

这件小事使刘浦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时刻准备打仗，也会体会到“战位”的千钧分量。从那以后，他咬紧牙关战胜了晕船，并在一次又一次的任务磨炼中，逐渐成长为一名报务骨干。

“岛上的生活挺平淡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也没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。”在这座岛屿上，许多水兵像刘浦一样，都自称是“平凡的没有故事的人”。然而，他们在平凡中创造非凡，在平淡中铸就荣光。没有故事的日日夜夜，背后其实写满了海岛水兵的忠诚与大爱、坚守与担当……

在最美好的年纪，遇到最美的风景、最值得信任的人

“没想过当兵会来这么远的岛，更没想到会抡圆锅铲、围着灶台转七年。”岸灶炊事班班长、中士陈嘉新，回忆自己的“兵之初”时毫不掩饰。他说，自己一上岛就被分配到岸灶炊事班，当时心里很失落。

初到炊事班，身材微胖的陈嘉新总希望，时间过得快一点，两年服役期满就退伍。海灶炊事班班长侯必双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作为“过来人”，他理解陈嘉新内心的挣扎。那段时间，侯必双每天都会约陈嘉新一起打篮球、跑步，陪他“侃大山”。

鼓励和陪伴，让陈嘉新内心燃起了斗志和希望。“侯班长走到哪里，哪里的饭菜肯定最好吃”——战友对侯必双的“热捧”，也让他对炊事岗位有了新认识。他在心里暗自发誓，以侯班长为榜样，扎根海岛、干好本职。同时他加强训练，体重瘦了20多斤，人也变得开朗起来。

在岛上，侯必双是战友眼中的“好大哥”，更是炊事班战友的“主心骨”。入伍前，海灶司务长、二级上士张耀升的梦想是：当兵就要当扛枪打仗的兵。

上岛后，列兵张耀升被分配进了炊事班，他不甘心，希望转岗舰艇岗位。上岛第二天，战友们在午休，他顶着烈日，在海浪声里埋头走了数公里，到码头去看舰艇。

这件事被“师傅”侯必双知道了，专门找他谈心：“舰艇上，出海就是上战场，伙食保障不好，没力气就没有战斗力。舰艇兵和炊事兵，只是分工不同，我们肩负的使命，有多大区别？”

“师傅”的话深深扎进张耀升的心底，也成为激励他在炊事岗位上成长的座右铭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很庆幸，在最美好的年纪，在海岛军营遇到最美的风景、最值得信任的人……”

岛上高温、高湿、高盐，侯必双对战友的爱，融进日常生活点滴，灌注在一餐一饭中。每次开饭，侯必双都会仔细观察官兵们的反应，耐心征求官兵建议，整理成一本涵盖不同菜系的“烹饪宝典”。

“厨房，就是炊事员的战场，每一种菜肴都凝聚着炊事兵的心意，传递着温暖与情谊。”为了保证战友吃得健



11



22



33



图①：一位水兵在远眺大海；图②：傍晚时分，官兵坐在礁石上小憩；图③：老兵侯必双与家人视频通话；图④：假期即将来临，炊事班里的格外热闹，战士们想方设法烹饪特色美食；图⑤：侯必双每天坚持写下一段守岛心语。

王雁翔摄

康营养，他利用休息时间学习中医知识，琢磨出十多种“中药祛湿汤”，并从营养学角度改进口味，研究出一套暖胃又暖心的“海灶菜谱”。侯必双眼中，战友都是自己的兄弟，他和妻子彭雄英的“红娘”就是一位重庆籍的战友。如今，侯必双带出的一餐餐热饭、美食诠释着他们对战友最深沉的情谊。那年退伍季，战士屈万里到码头送班下岛。载着老兵的船已驶出很远，他还在码头眺望。回到宿舍，屈万里对侯必双说：“在这个岛上，班长教会了我做人做事，是老师，也是兄长。”也许只有那个定格在军港码头上的凝望，才能诠释海岛官兵内心深处战友情谊的那份纯粹、那份厚重。

有一种支持叫“懂得”，有一种相聚叫“等待”，有一种付出叫“真爱”

三级军士长赵长亮和相恋多年的女友许洋终于携手走入婚姻殿堂。结婚登记前一天，赵长亮拉着许洋的手说：“感谢你对我多年来的包容和陪伴，为我撑起一片天，让我安心守岛。”

作为边防军人的妻子，许洋懂得爱人的不易，也给予他最大的支持。她暗暗对自己说，和踏实诚恳的赵长亮携手走过一生，是她最正确的选择。婚后，夫妻俩一直两地分居，许洋承担下所有家庭重担，照顾双方父母和孩子，还要干好自己那份工作。

像许洋这样的军嫂，在守岛军嫂群体中比比皆是。那年春节，侯必双的妻子在家做手术，由于任务在身，侯必双无法及时回家陪伴妻子。

好不容易回去了，一个月后就是春节，电话里听说两名战士因为家庭变故临时调整了休假时间，担心炊事班人手不够，灶上工作转不开，侯必双征得妻子同意，第一时间赶回部队。

“我得让岛上的战友吃上可口的年夜饭。”临走前，看到妻子背过身悄悄抹泪，侯必双说：“过年了万家团圆，战友们在岛上吃不好，会更想家的……”彭雄英理解丈夫，反过头来又安慰他：“你放心吧，家里不用操心，我会照顾好我自己。”

有一种支持叫“懂得”，有一种相聚叫“等待”，有一种付出叫“真爱”。前些年，彭雄英随军到了距离海岛最近的城市生活，夫妻俩隔海相望。虽然两人之间的“直线距离”近了，但她依然要独自承担家庭的重担。只有在侯必双休假回到家时，一家人才能真正团聚。

每次休假，侯必双还要抽时间回老家陪伴父母，为两位老人做好一日三餐，用这种方式尽一份孝心。就像在部队中一样，侯必双在厨房、炊具、食材、菜肴之间，将自己深深的爱意，倾注在琐碎繁杂的工作中。

岛上的水兵随舰艇出海，经常几个月无法与家人联系。那年，柴油机技师余大洋出海执行任务归来打开手机，看到家人发来的数十条信息，才知道父亲突发疾病过世了。打过电话，他独自走到海边，面朝家乡的方向磕了三个头……

去年底，余大洋服役期满，他再次递交了留队申请。

三级军士长谭凤林的妻子，同样背负着一个大家庭的重担。今年初，岳母要做心脏手术，结束任务后谭凤林急匆匆赶回家中，与妻子一起照顾老人。休假的日子，几乎每天都在与医院之间往来奔波，谭凤林却说一点儿都不累，“一家人在一起，每天过得温暖而踏实。”

“出航就是出征，出海就是战斗。”刘海根说，我们不可能带着厂家技术人员上战场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们首先得依靠自己，练强自己才能打胜仗。

“较真，不是标榜自己多能干，而是要对自己的战位负责！”一次，舰艇上组织全雷联调，绝缘技术指标迟迟达不到要求，军械技术保障

浓雾里能听见海浪声，却看不见海，天都笼罩在湿重的水汽里。浓雾中传来洪亮的朗读声，那是一级军士长刘海根正在练习普通话。刘海根是舰艇技师，要随时下达各种口令。前不久，有位战友开玩笑说，偶尔听不清刘班长那“带着方言味的普通话”。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年逾40岁的刘海根开始挑战自己，重新开始语言学习。

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不简单，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

队班长兼技师、一级军士长王志国认为自导有问题，但自导技师坚持认为问题不在他们团队，二人为此争执不下。

有战友悄悄拉王志国衣袖：别那么较劲。王志国寸步不让，“咚”的一声，一拳捶得桌子嗡嗡响：“我相信我的判断没错！”

“万一你错了呢？”有战友问。王志国答：“如果事实证明我错了，那我道歉、总结教训，对大家也是一次难忘的经验提高。”

在王志国一再坚持下，重新检测的结果真是“自导电缆松动”导致指标不达标。

“我们要敢于叫响‘我的战位，我负责’。”多年前，王志国第一次独立负责雷弹技术准备，就遇到了技术难题。他带着战友一边查阅资料，一边实操验证，从当天下午三点一直连续忙到第二天清晨五点，直到彻底查清和排除故障。

多年来，王志国始终保持着这种敢于较真、敢啃硬骨头、不彻底解决难题誓不罢休的作风。王志国笑说：“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不简单，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，这就是我的追求。”

在王志国的宿舍，记者看到各类荣誉证书和立功奖章。他一次次随舰走出这座岛，参加各类重大演训任务，为装备生产厂家提出高质量建议。

“我的坚守很平凡，但我的战位不平凡。”这是海岛水兵共同的心声。无论炊事兵，还是雷弹兵、报务兵……这些自称“平凡”的水兵，不舍昼夜铆在各自战位上，在平凡的坚守里编织着青春梦想，创造出不凡业绩。

采访临近结束，三级军士长谭凤林告诉记者，去年底，他写了一封信，写给30年后的自己，勉励自己努力“向上望，向前行”，希望30年后的自己能拥有更珍贵、更自豪、更无愧于家国的回忆。

这是谭凤林的梦想，也是海岛水兵们的心灵自白。

阳光透过清晨的薄雾，照在雪山上，映出金色光辉。山脚下，西藏军区某旅一队官兵全副武装，准备进行武装攀登训练。

下士胡衣叩站在队伍里，表情坚毅而自信。像往常一样，他抬头望向披着金光的山顶，在心里给自己打气。他知道，要想拥抱这一缕阳光，必须先征服眼前的冰川和雪峰，经历艰苦的攀登，接受寒风的洗礼。

“迎着阳光勇往直前，登上青春的雪峰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”胡衣叩从小上进，性格倔强，体能素质优异，他来到部队很快在各项任务中崭露头角，成了旅队训练场上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。

去年，胡衣叩经过层层选拔入选西藏军区集训队，备战国际山地步兵比赛。他和战友不懈拼搏，最终斩获团体第三。载誉归来的夜晚，回望雪山下的奋斗之路，他脑海中的情景一幕幕上演。

“怎样的青春才有意义？”走进军营第一天，胡衣叩就不停问自己。第一次拿到全旅比武冠军，他给母亲发信息报喜：“抱着奖牌的时刻，我觉得特别幸福，就像训练时第一个登上山顶，抬头看到阳光，我感觉自己被温暖环绕着……”

连长告诉胡衣叩，这就是荣誉感、自豪感，是拼搏奋斗、战胜自己才能拥有的感觉。从此胡衣叩心里有了一个信念：“为荣誉而奋斗。”

通过层层选拔进入国际山地步兵比赛集训队时，胡衣叩只有19岁。对他来说，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。集训队全是各级遴选的“训练尖子”，训练规则为“末位淘汰制”，每天面对高强度的训练，胡衣叩没有退缩。他只有一个念头：“一定要留下来。”

冬日高原寒风刺骨，训练异常艰难，每天都有队友怀着遗憾离队。“通往山顶的路，总是艰难的。”胡衣叩按下决心暗自发誓，“要做那逆流而上的扁舟，再难也要坚持。”

最大的挑战来自越野滑雪。这个课目需背负近30公斤的装备，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。在即将登顶的时刻，胡衣叩感觉，身上的装备就像山一样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，每迈一步双腿都像灌满了铅。

那次长途拉练归来，胡衣叩的脚趾甲被磨掉了。脱下袜子，一阵钻心地疼，军医帮他处理伤口，并叮嘱他，等伤口好了再训练。

几天后迎来一次考核，他已经把军医的话抛在脑后，拼尽全力向前冲。之前刚结痂的伤口又被磨破了，训练结束，他向军医要来碘酒自己处理，还故作镇定地说：“再磨破几次就成了茧，我希望，这个过程能更快点。”

“每一处伤疤都是勋章。你越努力，伤疤越多，成长就越快。”每次公布成绩，看到胡衣叩的点滴进步，一级上士原增渊都会暗自替他高兴。原增渊是集训队的训练标杆，他这番鼓励的话语，将胡衣叩心中的那团火再次点燃。

之后的训练，胡衣叩跟在原增渊身后。越野滑雪、武装攀登、负重行军，胡衣叩都拼尽全力，队伍前面班长那“不算高大的身影”，在胡衣叩眼中已然是一座巍峨的山。

考核的日子终于来了，胡衣叩成功地入围参赛名单，但原增渊却以一分之差，无缘最终比赛。

那天，队长站在队伍前方公布这一结果，看着原增渊从队伍中出列，胡衣叩清晰地看到班长眼中的失落。翌日，全队官兵一起送别原增渊，原增渊像以前一样拍了拍胡衣叩的肩膀：“记住我说的话，努力替我完成比赛！”

替班长赢得荣誉，那一刻起成了胡衣叩最大的动力。此后的时光，在晚霞的陪伴下，在朝霞的照耀下，雪山下总能见到一个身影，不知疲倦地训练。

比赛的日子终于来了。凭借过硬的士兵素质，以及与战友的默契配合，胡衣叩所在团队作为唯一一支中国代表队参赛，斩获团体第三的好成绩；而作为团队单项用时最短的队员，胡衣叩得到上级肯定，荣获个人三等功。

那天站在领奖台上，过往的一幕幕又一次回荡脑海，他想起母亲，想起连长，想起原班长，在心里默默地说：“今天的领奖台只是起点，战场制胜才是目标。我将从这里再次起步，向更高的雪峰发起冲锋！”